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鄰女語 第五回 濟南軍中鵝鸛成列 在平道上鶯燕悲歌

「話說蒲台縣縣太爺聽了放賑的老爺們一番激怒之言，不覺大怒。方要辯說明白，只見受災的百姓們，成千累萬，一齊圍立在水中，發了一片哭喊之聲，都跪在水裡頭，求縣太爺轉求放義賑的老爺，趕快放米造飯，並不敢領錢受賑。放義賑的老爺執意不肯，口裡說道：『我只有銀子，並沒有別樣。』這些哭喊的百姓忽又大聲說道：『現在東關外面，已有泊定船隻，有人打聽來了，載米八萬餘擔。只求縣太爺作個保人，挽留一萬擔，我們受災各戶，情願立個限狀，只待水退以後，便賣兒鬻女，籌還此米之款。』」放義賑的老爺一聞此信，面面相對，人人失色，各自私揣道：『這是我們借了放義賑的銀錢，私下在江南販來米糧，運到此地，販賣災戶，圖個發財地步的，如何會把（給）他們識破？』心裡就慌張了。又眼見這裡受災的百姓圍著不放，後來連蒲台縣縣太爺也無可如何，只好釋了嫌隙，一齊跑到水裡，跪著央求放義賑的老爺。眼裡只是流淚，苦苦哀告，口說：『大發慈悲，速速開放米船，以便苟延殘喘。』這些放義賑的老爺們，還說這米不是他們帶來的，是有一個商人搭伴回來做生意的。縣太爺說：『無論如何，總求諸公設法拯救。敝縣情願受了百姓限狀，再到諸公面前，立個限呈，准於年內交還本利銀兩，決不誤事。如有錯訛，情甘參處。即求從速從廉定個米價，趕快照辦。不然，飢民肇事，或一時被人搶劫，那敝縣就擔當不起了。』這一句話忽然提醒百姓。百姓們一齊發喊，立刻站起身來，一個個磨拳擦掌，要去搶劫米船。幸虧這知縣平時尚有恩愛在民，又恐弄出大事，忙又彈壓住了。這裡放賑的老爺乃肯將米賣出五千擔，每擔要賣銀五兩。好容易同他磋商價錢，講定四兩銀子一擔，先立限狀，後付米糧。弄了一日一夜，方才講妥當。自此以後，那些放賑的老爺們就平和了許多，不敢欺人傲物，都因為恐怕我們山東人惱了，要殺他的緣故。客官，你想這些放賑的老爺，這不是來救我們，反來害我們的嗎？

「可憐後來蒲台縣縣太爺終究是被他們害了，革職回去。我們山東的百姓已經恨之切齒的，只等他們再來放賑的時候，定要殺他個屍骨不存。老爺，你去北京放賑，你不要學這個壞樣子。做好事，人不要做惡事。做了惡事，大家還是一個不依，那時性命可難保了。」

不磨聽了，忽喜忽怒。聽到此地，陡覺神情焦躁，遂叱去店婆子，忙去安睡。到了次日早晨，未到黎明，不磨遂辭去郊城，望濟南進發。一路由沂州、蒙陰、新泰、泰安等府縣走過，果然一路平安，人馬清吉。也沒看見山東省城向來所謂著名地方，惟見土階茅茨，塵沙橫飛，赤地如燒，飢民菜色，從無一耕獲之鄉。老少男女，相率跪於道旁，一見著南來過客，即相與伸手乞食。又有聚三五黃臉村童，腳踏高蹠，頭簪花朵，滿臉上堆著笑，以媚行客，卻無一個臉上沒有幾顆黑麻子。

不磨看了，不勝大慟，不料昔日所謂中國衣冠文物之邦，今日竟至零落如此！每思隨地尋訪文士，考證當日先聖先王遺蹟，亦竟杳不可得。泰安去泰山路程不遠，本思一覽崇朝為雨之奇景，亦因北遊之心太急，只好待諸異日。

金利這奴才是在南方生長的，偏偏不善麥食。又以逐日親見各旅店燒的是馬糞，那店中人抓糞的手，就去和面，因而時時作嘔。不磨亦恐於養生之道有礙，乃命金利自調麵粉，雜以牛肉，作一大餅。馬上行程，即賴此充飢，每苦不飽。日間受了風塵鞍馬之勞，夜間又懼蠍虎蛇蠆之毒。一天天過來，便有些打熬不住。

金利那小子時時埋怨，說是自家好好在家中享福的人，不知道是為著何事，要弄掉了家產，來受這種苦楚。不磨聽了，教訓一番，又開導一番，終究也就挽回。久而久之，遂不覺其苦。

一日，到了濟南省城，卻逢山東巡撫袁世凱大閱之期。不磨久聞人言，袁世凱是個熟悉兵事的大行家。不覺大喜，就對金利說道：「我主僕二人路上頗覺辛苦，在此養息數日，看了袁軍行軍，再往北京去何如？」金利素喜武事，一聞此信，知道又可偷懶二日，也覺暢快。主僕二人，就在客店住下。

等到那日袁軍操練行軍之日，不磨易了服色，照著行軍觀陣之例，袖上係了紅十字的記號。主僕二人問明道路，一直望城外行軍戰場進發。未到戰場之時，遇見眾將官擁著山東巡撫袁世凱，坐在馬上。身著行裝，頭戴紅頂，赫赫威風，果然是一員大將的形式。手下眾將官卻都換了行軍洋式冠服，卻沒有一個服這古時武裝的。前頭打著帥字黃旗，引著袁世凱，飛奔而去。

等到袁世凱到了操場官廳之時，那邊預備的兵將，大家望地下一齊跪倒，口稱迎接大帥，眾聲如雷，隆隆震耳。袁世凱下馬入座。座上公案，紅綠相間，儼然一衙門舊式。眾將官捧上冊籍圖畫。袁世凱略一展看，便命開操。眾將官嘩然哄應，各尋自己馬匹，各歸隊伍去了。袁世凱遂入內更衣，也換了短衣包頭而出。袖上雙龍金線，卻有十三道明記，映著日光，格外閃爍耀目。遂傳令請各國教習，一同策馬，往來行軍。已分為甲乙二壘，各據一方，遙遙相對。各作相持之狀。

不磨主僕遂揀了一塊最高地方，立足觀戰。遠望村民市人來觀者甚少，不覺太息中國人竟無尚武的精神。如此盛舉，竟不如看戲人多！忽見甲軍偵探來報：「乙軍遣馬兵來襲。」甲軍遂準備迎敵，分道埋伏，一齊都蹲在草地墳堆裡等候。等到敵兵馬隊來探，一時伏兵齊起，槍聲如連珠一般。甲軍的大炮接著轟發，乙軍馬兵勢不能敵，遂反面而奔。甲軍竭力窮追，剛要奪險據要的時候，又忽為敵軍兩面伏兵包抄，圍困在垓心中間。甲軍四面衝突，竟無一絲破綻可尋。兩面炮聲、槍聲，火藥氣直貫雲霄。

正在駭目驚心之時，看看甲軍支持不住。忽聞大聲發於天際，竟若山崩地裂一般，一股黑氣罩著兩軍陣前。以為甲軍此次必覆滅矣。雖明知是個假的，心裡也不覺代為著急。誰知此聲即是甲軍地雷之暗號。遠見乙軍的主將營盤旁邊，不知何時為甲軍所據。乙軍見主將營盤有失，遂解兩軍鏖戰之圍，分作前後應敵之勢。一軍面向外攻，自行斷後；一軍面向內進，回救主營。甲軍進據敵地，正欲奪取敵營，以為滅此朝食之計。不防前面敵兵反攻，立時，人馬紛亂，調運不齊，只好分作兩支，暫守歸路。那乙軍的主將見自家兵隊迴護，敵兵漸退，抖擻精神，搖動旗鼓，一齊出攻，洶湧之勢，銳不可當。當先進據敵營的兩支兵馬，深恐兵單不敵，遂各向自己軍隊奔去，合做一堆，並力抵禦。乙軍再四猛攻，竟不可破。甲軍亦連發數隊，作救應之狀。將要得手之際，忽為乙軍馬隊所衝，頃刻分為兩翼，各不相救。甲軍援兵遂揮動令旗，令各軍退據高岡，憑高望險而守。乙軍仰攻不及，反為甲軍所擊，遂大敗而回。袁世凱遂命鳴金收軍，重複到了官廳，傳令賞賚記功。諸事已畢，遂一路呼喝回衙。

其時已晚，不磨也回了旅店用飯。隨即打聽路程上路。豈知近日逃難官員多是由西路的多。東大道這一面，竟冷落得若無人之境，思求一飽食，亦不能得。金利倒不是怕辛苦，最怕的吃馬糞餛飩，遂勸不磨改由在平，再由天津至北京。不磨也就允許。主僕二人早望在平進發。走不多時，頓覺與前數日所見的情形大異。一路都有兵勇迎送，一站一站的交代。而且飯食亦覺周全，各店中有老米飯可買。雖是有些陳糖氣味，久食麵食之人，得了一碗粗米飯，亦覺香氣勃勃。當時午飯打尖，飽餐一頓，主僕二人，甚覺喜悅。

晚上趕到在平縣的時光，已是更深月黑。遠見一個旅店門口，掛著紙招。店內燈光射出，看見人影憧憧，彷彿是生意鬧忙之時。不磨遂一鞭趕至此店，告明投宿之意。店主一見不磨主僕行李，手牽馬匹，歡喜迎接，特地引到後面一間最彎最僻的房屋居住。只聽見外面男女歡笑之聲，弦歌雜沓，不甚唱得清楚。店主笑言出去預備飯食，即行辭出。

這裡不磨主僕二人，遂行開出鋪陳。正要施展之時，即見兩三個十七八歲油頭粉面的小姑娘，抱著紅紅綠綠的被頭，走進房來，對著不磨道：「你們鋪蓋不用打開了，咱們姐兒們來陪著睡罷。」不磨聽了大驚，以為是念秧之流，即刻嚴詞拒絕而去。山東道上，店燈多半點的是麻油，燈光不甚明亮。此時不磨在燈光底下看過去，也看不出這些女流是個甚麼樣子。既然揮之門外，也不必去考察他的風俗，只叫金利催飯。店主果然十二分奉承，不上一時，擺上滿桌酒菜，無非是雞鴨魚肉之類，果比泰安道上講究的好些。店主點上一枝白蠟燭過來，並在旁邊執壺相勸，老爺長老爺短的，夾七夾八的說了許多好話。

不磨虛與委蛇，正在不耐煩之時，忽然又走進來幾個粉頭，抱著琵琶、二胡，走近不磨桌前點點頭，就笑著拉起弦子，放

開嗓子，咿咿啞啞唱出些山東不像山東，山西不像山西的梆子腔。不磨腦筋脹裂，幾欲暈去，忙叫店主代為止住。豈知這幾個女子已是停弦，伸手向不磨乞錢。不磨說：「好，好！你要錢倒是容易，只求你不唱。我重賞幾個，你快走，快走！」這幾個女子見不磨開口，聽了聲氣，知是南方來的老爺們。又涎皮涎臉的，對著自傢伙裡說道：「他們南邊的老爺們，不歡喜聽咱們的北調，咱們姐兒們就來唱一個南邊曲子罷。」又拉起弦子，彈起琵琶，不由分說，就唱出一隻「十八摸」來。你推我摸，做出一番淫聲浪態。不磨大怒，對著店主大為訓斥。這幾個女子知是沒趣，重複止住，討了賞錢，低頭喪氣而去。不磨遂去安息。

不料左右鄰客，豁拳喝酒之聲，通宵達旦。兼且隔壁房間，半夜裡又來了幾個客人，招了那些唱歌曲子的，吵了一夜。不磨在這邊聽得明白，又不覺好笑，又不覺好氣。只聽見隔壁房間有一個年輕人酒醉的聲音，打著官話說道：「我的小乖乖，你再唱一個小調兒，咱們再賞你四百大錢。」一個女子答道：「大爺，你不用胡鬧。天也要亮了，恁的只管胡吵。人家也是一個人，難道就把我們姊妹當作畜牲嗎？怎麼教人家唱了又唱，唱得嗓子都啞了，還是一個不肯罷休！你花了這四百大錢，到底要怎樣肉痛，要怎樣肉麻呀？」那一個年輕醉漢不覺大怒，敲台拍桌子亂罵，又啪啪的打了這女子兩下。頓時女子發出一種悲啼之聲。

忽聽店主跑進來，埋怨這妓女幾句，又忙說道：「這位大爺要你唱個小調，自然格外要加賞錢的。你恁的惱了大爺，叫大爺動氣？你快快的招賠個不是，唱個小調罷。要是給你的老鴿知道了，你可又要吃虧了。」那年輕醉漢忽又插嘴道：「可不是！你要是再唱幾個好好小調，大爺還有加賞你四百大錢呢。」那店主忙又去陪禮拍馬屁的奉承，果然那醉漢不發一語。

只聽見那受打的女子，抽抽咽咽的帶淚唱道：

勸諸君莫罵，勸諸君莫罵，我從前也是個清白好人家。只因為父兄貪戀繁華，熱心科甲，拋棄了耕鋤禾稼。泉石煙霞，專務那些不成氣的狀元宰相，榜眼探花。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拿，裝腔做勢，擺盡斯文架。誰知道頂兒紅，翎兒花，還是個孽錢孽債，帶不到黃泉下。只留得嬌妻愛女，作這皮肉生涯。惹得旁人笑，旁人罵。更不知誰是有情人，打破這重苦海，拔出我火裡蓮花！

那個醉漢也不知他唱的是些什麼東西，只拍手叫道：「好呀，好呀！這才是你做姐兒本分。你說的誰是有情人，咱們不是有情人麼？要不是有情的，誰肯到你名下花錢！你再唱一隻小調，咱們明日再重重賞你。你看可好麼？」只聽得那女子止住了啼哭之聲，重複和弦唱道：

戎馬匆匆，戎馬匆匆，旌旗閃爍龍蛇動。大家翹首望天公，問道：天呀，你怎的，還是這般懵懂？萬民嗟怨，枵柚空空，風塵鞅掌，奔走西東。更不見誰是赤龍種，只聽說風潮處處洶。但任著這般老邁龍鍾，顛倒播弄，弄得這乾坤黑暗，日月昏蒙！更有一般無識小兒童，癡人呆漢同說夢，披髮徜徉類病瘋。只可憐蒼生路路窮，哭不盡的唐衢慟，眼見著這山河血染紅！

不磨聽了，不覺大異。不料這小小地方女子，竟有這般見識，明早倒要訪問一聲。再往下聽，隔壁醉漢的聲音，已是呼呼鼾睡，不省人事。只聽唱歌的女子喃喃咒罵道：「這無恥的畜牲，想必是躺屍了！咱們出去睡罷，犯不著拿身子去陪這下流種子。橫豎今夜這場打是挨不過的。」霎時，振衣出戶，聲息俱無。不磨也沉沉睡去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蝶隱加評：

水退以後，便賣兒鬻女，償還米款。可知山東連年災患，家無蓋藏矣。

蒲台縣一語，激動百姓，幾釀大亂。是警放賑人，不是鼓亂民，讀者勿疑。

吃馬糞餛飩。北方之民情可慘。

演說行軍，儼然如畫。恐演時不及此景耳。

荏平縣風景，慘況耳。作者勿以繁華視之。

店主奉承不磨，以馬不以人。應上回送馬人語。

酒醉漢，豈獨一隔壁人。中國人那一個不是醉漢！

兩曲往復纏綿，煞有深意。惜未見此人一道衷情耳。

此回鄰女，又一鄰女。此回結局，又一寫寫法。